

《卢瓦河畔的午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卢瓦河畔的午餐》

13位ISBN编号：9787561746288

10位ISBN编号：7561746288

出版时间：2006-6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法）菲利普·勒吉尤

页数：165

译者：吴雅凌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卢瓦河畔的午餐》

内容概要

造访一位敬仰已久的人，宛如一次朝圣。《卢瓦河畔的午餐》就是记录这样一次“朝圣”的几个小时。作者造访的主人，就是法国著名小说家朱利安·格拉克。当年，他曾因获龚古尔大奖却拒受而掀起很大的风波。他的第一部小说《阿尔戈古堡》被布勒东赞誉为其所“梦想的第一部超现实主义小说”，这部作品亦为王道乾先生的翻译遗稿。用一书记录几个小时的“午餐”，有爱丽舍宫，有拉斐尔前派画家，有罗兰·巴特，有阿拉贡，乃至伽利玛夫妇和法国总统密特朗……两个人的对话，貌似漫无边际，却在不经意中拉开了20世纪中叶的巴黎文化风景。全书只有简单的叙事，但平淡的言语里不时闪现思想的睿智之光。

《卢瓦河畔的午餐》

精彩短评

- 1、2006年9月20日 上海图书馆。
 - 2、不是我的那盘菜，我向来很少带着朝圣般的心态去看待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的任何一个人，所以这书的前半部分看得我相当的不耐烦。后半部分的随笔还可以看看。有机会把它转掉。哦，对了，翻译的文笔还行，虽然不知道可信度有多少。
 - 3、作者写的那部分几乎乏善可陈。摘录格拉克的部分一如既往的优秀。而这两者是完全不符的，就像一个崇拜者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在表达赞誉。
 - 4、打2分是因为不知道这个人，懂起来没共鸣
 - 5、处处用情的法国好粉丝，牛逼作家的晚年遇到这样的年轻作家会不会都很开心呢？
 - 6、后半部分格拉克的笔记有意思
 - 7、别人做的梦，没有跳进去。。。
 - 8、借的
 - 9、好，或者更好，沉静，或者更沉静。静水无声。。。
 - 10、什嘛玩意儿！
 - 11、高一军训时看的。
 - 12、好像没看懂
 - 13、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
 - 14、Louise的城堡
 - 15、读的过程一直以为勒吉尤是位女性。走访作家格拉克的卢瓦河，他正以近耄耋之年为姐姐守丧，这是个方圆孤寂的岸地，木门、木窗，轻柔的窗纱，他已退隐多年，不再出版，谈起布勒东稍显激动，说自己“偶尔度过忧郁不堪的白日”。后半本是《首字花饰》两部里的一些选篇，语言睿智，博洽，晚年依旧笔耕不辍。
 - 16、“我偶尔度过了忧郁不堪的白日”
 - 17、没得说的，好文字！
 - 18、前半部分过于梦幻，可忽略。格拉克的手记真乃神笔！
 - 19、“我偶尔度过了忧郁不堪的白日。”书店里随手翻到这么一句话。于是读了下来。
 - 20、深深爱上那文字。
 - 21、没太能读下去，有些枯燥
 - 22、我看着书老处于跳脱状态，翻译的太文艺了，看不太进去，到后面的那些随笔还挺好。
 - 23、翻译的感觉不太好但是能感觉到原作还是很有feel的
 - 24、据说有个好翻译.....那么大概是原作和我气场不合吧.....半途而废反正也
 - 25、朱利安·格拉克
 - 26、他走在卢瓦河冰冷的光彩里。他的灼烧和饥渴完整如初。
 - 27、超爱
 - 28、不时回想昂热的宁静
 - 29、电话的确是一种方式，而不是场所。
 - 30、要看屁股上那句话“他在他的传奇里，头带光环不可企及”
 - 31、喜欢这套丛书
 - 32、小调~
 - 33、偶有闪光之语. 期望略高了,是水平不够吧.?
 - 34、翻译得极好。这套书翻译的都很不错，特价书店的价格也很让人满意。
 - 35、因为格拉克，加一星。
 - 36、文艺一点
 - 37、莫名其妙看完了
 - 38、法国文学。优雅。啊，我要说法语。
 - 39、即使短暂。但是却令人回味无穷。
- 值得长此回味。
- 40、在我看来，这本书里为数不多思想碰撞出的火花是带着La Loire晶莹水珠的。

《卢瓦河畔的午餐》

- 41、2008-03-17
- 42、相比而言，更喜欢后半部分格拉克的只言片语
- 43、妄图减慢时间流过的速度，并且赋予时间以本身不具有的目的性与情节性。这本书前半一半很失败，后半一半还不错，有些很中肯的见解。
- 44、忘了.....
- 45、法国文学家指南
- 46、对午饭的过程实在坚持不下就跳跃了，对于格拉克的笔记.....我还是默默撸过吧
- 47、不怎么样 格拉克笔记还成
- 48、优雅的文笔,优美的译文.吃语.可惜后面文学评论看不懂
- 49、翻了一下而已。。。
- 50、神人一般的格拉克。

《卢瓦河畔的午餐》

精彩书评

- 1、作家勒吉尤拜访作家格拉克，冬日之光和卢瓦河水，以及那幢老旧的孤独的房子，午餐和对白，稍纵即逝的记忆断片，沉默，火车。带着朝圣的心情，勒吉尤试图在墓园中寻找老作家的坟墓，不得。他看着河流上的光，数着仅在使用的几个房间，还有远处的树，想象书里的细节和老作家平日的起居。对文学的敬畏敞开了两人的话题，“他感到高兴，因为有一个对话者，或者仅仅因为有个人在场，使他可以高声地思考。”互相送别。开始62篇格拉克晚年笔记。这是书本的赐予。——一次只有一个世界。（梭罗临终说）另，此书的翻译甚好，译注上还标明哪些书已译成中文版以及相关出版社。
- 2、这是个美好的下午，在书城看了半本《卢瓦河畔的午餐》，阳光仿佛穿透楼层照耀在身边，宁静安逸。把书带回家一口气读完了。后来连带找了朱利安·格拉克的《林中阳台》看了，可惜《沙岸风云》买不到了。
- 3、说实话，看前半部时，我老处于跳脱状态。菲利普写的不可谓不好，但大概是跟译者的文风有关系吧，我总觉得整体风格比较“文艺青年”，而且遣词用句常常让我想起王道乾或者安妮宝贝。这种挥之不去的感觉严重影响我的阅读状态。到了后半部分，很对我胃口。我也确定了之前的猜想，文风确是跟译者有很大关系的。但是，姜，毕竟是老的辣。格拉克自己也说被作家视为面包屑的东西对我们很受用。我深以为然。虽然是只言片语确是胜过千言万语，这种边角料似的思想火花往往更能体现作家的思考力。若干年前，我读完《古拉格群岛》之后，很清晰地认识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文学技巧，语言能力，叙事方法等等都可以往后放，思想是绝对应该排在首位的。后来，觉得电影亦如是，一个导演是大师还是匠人，区别在于导演的思想性。这种随笔性的东西看似好写，但是最能看出功力，不信去看看国内某些著名作家的随笔，谁优谁劣真是但凡认字的都能看出来。我大学一年级时上写作课，有个同学问老师她努力了很多次看一本名著都看不进去，怎么办？我们这位小有名气的作家老师干脆利落的说了两个字：“不看”。我觉得说的真好，博尔赫斯也发表过诸如对某些书不感冒也不必强求的说法，总有合适你的。合适我的书通常是让我找到好多共鸣的，共鸣越多，我就觉得它越好，比如佩索阿的《惶然录》。这就是读书私密性的体现吧。在书里，格拉克发表了对很多作家的看法，我绝对同意他的说法。也许大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敢于发表我们不敢说出的话，我们不敢或者不好意思说普鲁斯特太轻盈，说海明威“过后抽一支烟，就不再想他了”，说福楼拜在泥塘里。说《驳圣伯夫》文风绵软，俨然是练笔。更说18世纪就如一个剪影，一语伤了多少人心啊，但是看到这句，我实在忍不住叫了个好。
- 4、总体而言，就是一位年轻的宅男访问一位老年宅男，在那几小时的造访中，年轻宅男抒发了“哦、哦、哇”的各种各样议论和抒情，我一开始还满虔诚地读，越读越不对劲，“为赋新词强说愁”，说得就是这一本书了。
- 5、1998年2月6日星期五，一个人带着朝圣般的心情坐上火车，从巴黎到卢瓦省，这个星期五非常寒冷，多水地区的风景十分凌乱，沼泽，河流，森林一一掠过，那里是“桤木与水里梦幻的国王”。他注意到，卢瓦河上泛着冷冽的冬日之光。此行，他要会见的一个人，在他的心目中是一个时代所有“伟人们中的最后一个”。在文学史上，一个作家对另外一个作家致敬的方式千奇百怪，但与其见上一面则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卢瓦河畔的午餐》记录了菲利普·勒吉尤拜访朱利安·格拉克的一天，他们会面后，一起吃了顿午餐，随后，菲利普·勒吉尤在朱利安·格拉克的指示下，简单游览了一遍后者的故乡，随后将自己收集的格拉克著作稀有版本让那最后的伟人题了辞，很快，他起程回巴黎了。在这短短的一段时光中，他看到了一些风景，马上联想起，那会不会是格拉克小说中某处场景的原型呢？他非常高兴能走在那条想象的现实倒影的路上。事实上，早在1992年二月明媚的一天里，他就循着与偶像相同的路线去了夏尔维尔，去探访诗人兰波的白色小墓。接着他去了近旁的阿登森林，这让他马上想起了《林中阳台》。朱利安·格拉克，生于上世纪初，现在算来已近百岁。处女作《阿尔戈城堡》甫出，就得到了当初身为超现实主义领袖的布勒东的奖掖，其后到《卢瓦河畔的午餐》，他已经著作等身了。格拉克的作品，之前国内已译出两本：《林中阳台》与《沙岸风云》，后者于1992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译者为张泽乾先生，印数很少，在很多外国文学爱好者的眼中，可算是奇货。无怪乎《卢瓦河畔的午餐》的译者吴雅凌女史在《译后记》中误认为：“格拉克的早年从事小说创作，他的小说尽管鲜为国人所知，完整译成汉语的似乎也仅有《林中阳台》。”在世界文学史上，法国作家在小说形式上的探索一向处于先锋位置，门派林立，似乎将小说所有的形式都穷尽了，以至于有很多评论家认为，法国小说重形式而忽略内容。在芸芸中，有一类作家似乎特别能将梦幻与现实融

《卢瓦河畔的午餐》

合在一块儿，达到“见影即是真”的程度。远的比如奈瓦尔，普鲁斯特，近的有图尼埃，格拉克。图尼埃的《桤木王》与格拉克的《林中阳台》被誉为最优秀的反映二战的法国小说，两者都获得过法国文学最高荣誉龚古尔文学奖，但是格拉克却拒绝领奖。两部小说都很少有正面的战争场景，通过个体的生命来感悟苍凉的世界。《卢瓦河畔的午餐》的作者菲利普·勒吉尤在中学时代就开始读格拉克了，“当时我还在中学，我读了他的书，敬仰油然而生，难以言述。不久之后，我开始写他，并研究他的著作。”格拉克曾经说过，当技术全面之后，人们常常会失去信仰。他拥护这种近乎宗教的热情，而菲利普·勒吉尤对他的感情正是这种宗教般的信仰。正如吴雅凌女史所说，他的小说鲜为国人所知，他少数几位拥趸简直奉若神明。在我看来，格拉克的小说，或者意象太富，纷至沓来，总觉得不甚明晰。因此，一般人面对他的小说，总是感到无从入手，所以往往束之高阁。人们经常说，自从出了福楼拜，小说才和诗歌在同一水平线上。而法国著名文学史家安德烈·布兰谈到格拉克的小说艺术风格时，曾说：“他的小说与其说是叙事作品，还不如说更接近于诗歌。”在法国文学界，格拉克俨然纯文学的一面旗帜。与布兰的评论呼应的是，格拉克现在已经不写小说了，放弃了“叙事”，只写一些片段性质的随笔札记，占了本书一半篇幅的《格拉格笔记》就是冰山一角。“他不是一个有遗憾的人，叙事只不过是写作的一种模式。人们可以去探求他人作品里的地点、记忆与密码，探求大地上的道路与图书馆，但无须叙事。叙事被拭去，被拆散。一个衣衫褴褛的神。叙事只是一缕死亡的气息，埋藏在现有的书堆里。叙事是一项功能，它的消失决非机体的苟延残喘。因为，身体没有停止做梦与写作。”据菲利普·勒吉尤说，格拉克只是放弃了发展的故事，而追求吉光片羽。然而格拉克的声明还是建立在他的叙事作品上。就中文中的格拉克的小说而言，私意认为并不好读。诗情画意实然，可为什么不好读呢？翻开《格拉格笔记》第十五节，格拉克说道：“在叙述中，作家是一些近视的人，或老花的人，在前者那里，前景的事物纷呈而出，异常明晰，偶尔便如奇迹一般，哪怕是贝壳的珠光、布匹的纹理也不会错过，可是，远处的一切却都消失了。至于后者，则只会抓住风景的巨大变更，解析裸露大地的表面。”按他的说法，布勒东，普鲁斯特属于前者，夏多布里昂，托尔斯泰属于后者。这样的排队我一直觉得有简单化的倾向，其他如狐狸刺猬什么的也一样，其实并不贴切。不过，其中那句有近景，却忘了远景。我觉得是格拉克的夫子自道。按他的说法，远近融合的作家几乎没有，我倒觉得福楼拜可以登殿。可惜福楼拜在格拉克的眼中是“除了技艺别无雄心的人”。但是我觉得通过技艺，克服近视、老花带来的问题是绝对没问题。按照格拉克的一张“我的那些小说人物外貌特征卡”所称：他的小说人物，有很多项都是未详的，那是不重要的，即使知道的，诸如国籍等“远景”其实也是可有可无，所以，在格拉克的小说中，远景其实是不重要，构成他小说最重要的内核是白日梦。格拉克是一名优秀的窥探者，经过一番窥探之后，菲利普·勒吉尤得出这个结论。他认为他：“从这次会面一开始，我就丝毫不曾感到他有任何焦虑的神情，我也丝毫不曾听到他说起任何抱怨灰心的话。当然，这是某种高贵、某种言谈的端庄表现，某种对于那些轻易泄露私情的本体主义的轻视。冥想，清醒地做梦，在蒸腾与反转之中写作。所有这一切引致了智慧的内敛沉默的形式。”在他的眼中，格拉克是一名彬彬有礼的隐居者，与法国另一类走极端的作家——以让·埃登为代表，他们充斥于娱乐马戏场，乃至策划起自己葬礼——相比，他更欣赏这类苦行者，虽然格拉克过着“简朴而规律的生活，仅仅局限于几个房间的生活，卧室，小客厅，其他的则如死去了的终结”。卢瓦省的冬天十分寒冷，格拉克穿着两件羊毛衫，用餐时，脱去外衣，他马上感到自己的不合礼节。幸亏他还拥有一座比他还要古老的房子，他的亲人们一个个死去，留着他一个人。他也是一个藏书者，只要还能写作与阅读，那生活还是充满了乐趣。他是个非常清醒的人，知道表达自己的观点。虽然隐居桃源，但关心世事。他哀叹出版业泡沫，抨击政治的腐败。菲利普·勒吉尤称他为“清醒的悲观主义者”。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概念，清醒是指格拉克的目光透彻，但他是个悲观主义的人吗？我认为并非如此。比起《卢瓦河畔的午餐》，此书更富有价值的是作为附录的《格拉格笔记》。格拉克的笔记，牵涉甚广，文学艺术之外，还颇多人情世故，其中有一章写到自己对风景的记性很好，但对人脸却不甚了了，非常有意思。刻下，只谈谈其中关于文学的部分。在与菲利普·勒吉尤的对谈中，格拉克就评鹭了不少著名人物，有“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恩斯特·容格尔，他是格拉克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有布勒东，这位超现实主义的旗帜手。有图尼埃，两为谈话者共同景仰之人。或臧或否。如果说，谈话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在《格拉格笔记》里，格拉克则可以无所顾忌了。在第六章，他谈到海明威：“他自自然然地写满纸张，就好像其他人自自然然地跨过栏杆。只要他在，大伙儿都着迷；可过后抽一支烟，就不再想他了。这样的天分，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既无孕育期，亦无成熟时，既无机会可言，也不存在败仗：说来说去，无非只是中场戏。”海明威的风格与格拉克相比，可谓有天壤之别。第九章，他

《卢瓦河畔的午餐》

谈起了普鲁斯特：“我从来都不知道我和普鲁斯特有什么关系。我赞美他。可是，他在我身上造成的这种赞叹，使我想起了那些脱水蔬菜包，在盘里涨回原状，甚至连卷曲的边缘也看得见，突然还有那么一小片香芹叶子，奇迹一般。我对此赞美不已。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喜欢。生活的面目，乃至重新寻回的时光之流，从来都不曾让人忘却预期的干涩。”以中场戏形容海明威叙事的平缓，以脱水蔬菜包来喻普鲁斯特的笔法的逼真，可谓是奇思诡想，但颇贴切，然而他也不甚推崇。他说，有很多东西他都很欣赏，但并不热爱。以上两则文字可见格拉克札记文字一斑，他从来不信小说能够做到纯客观，所以普鲁斯特在他眼中，也只是“奇迹”一般，可能过后就消逝了，仍然是不客观的。至于标榜纯客观的新小说派，格拉克直斥其徒具形式无感知。而描述海明威，简直有点不客气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坦言自己写作时，如果文思衰竭之时，随手翻几页海明威的作品，就马上恢复神力。最有趣的是他谈巴尔扎克。格拉克指出巴尔扎克有一特点（暂不说是毛病），他经常忘了小说中次要人物的连贯性，不同的卷数中会有不同的个性。如果是一般人，抓住这样的小辫子，大可嘲讽一番：大师也犯这种低级错误啊？然而格拉克的笔锋一转，说道：“惊喜恰恰在这里，人物形象处于某种无意识的中断性，这使他们不是笼罩在一如既往的模糊性之中，而是获得了某种鲜明的立体感。……人们在小说里往往过分关注了协调和过度的问题。”照他的看法，这样的人物才会饱满，才会美妙。不能说格拉克是特立独行的，他的风格远承德国浪漫主义的余绪，但是他的种种言行全是个体对生命的感知，是他偶尔度过了忧郁不堪的白日中闪耀出来的灵光。短短的篇幅，写到卢瓦河上的冬日之光的地方不下七处，在那顿午餐中，“主人的言论和河水的光彩，比盘中的食物更能吸引我”。在二月的阳光，河水汨汨流动，闪耀了光芒。之所以如此眩目，是因为这里居住着朱利安·格拉克，他就像那冷冽的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光芒铺满了整个湖面。 菲利普·勒吉尤《卢瓦河畔的晚餐》 吴雅凌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定价：15元。

6、坐在536双层巴士上看这个江城弥漫在深秋（初冬）的雾气里，有一种冰冷的生涩感，具体是什么样的，我也说不清楚，就像我说不清的季节，这清晨寒冷，午后温暖如春的季节到底是深秋还是初冬呢？我看着车窗外的风景，古琴台，长江，多么令人扼腕默哀的霎那。此刻的我正抱着一本《卢瓦河畔的午餐》，法国作家菲利普·勒吉尤。封面是简单的灰白色和簇拥在一起的字体，而我正看着都这一页：白色的幽灵，从你们燃烧的天上落下了。我明白了一些人物的用意和命运。整个故事简单至极，写作者去卢瓦河造访格拉克，包括卢瓦河畔的午餐和无止境的交谈和思考。那些字符生涩无比却充满了挑逗的智慧，有时候觉得很难去理解，地理上或者空间上悬殊太过遥远，文化氛围太大差异，我不能理解作者在面对这样一位伟大的智者面前，是怎么样一种表情，智者的慈祥与对生活，对生命，对文字的一切平淡的约定，就好像我看着这里的文字沉默的阅读。这车厢里喧闹，这窗外的季节轮替无常，笑容僵持的瞬间，我甚至不明白我生活的经历与状态。他说：我偶尔度过忧郁不堪的白日。那玩麻雀的戏者，那无人描绘的基督，那走在马忤斯路上的透明人，想必是生活在冬日的光里，转瞬即逝。而我们的文字，永远处在信仰的角落，处在某种魅力的角落，可以指认，充满生机，这魅力来自于童年，犹如某种诗的信仰。书中对于欧洲北部冬季感受的描写几近美丽，树下的白雪的痕迹尤在，冬天的太阳很红，正慢慢的死去。在二月冰冻的光里随水逐流，不定的光，尖锐如一场眩晕，除了那些古老的航行，我们无所依凭，不能自拔。我能感受到的细节，如此而已，看着这一捧的文字占据我思维的欲望，萦绕不去，我重新穿越记忆的沼泽，回到现实，我还在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江城，甚至堵着车，这种感觉很奇怪，梦做一半。我忘了我此行的目的，我去哪里，我又要回到哪里。突然之间，这漫长的路途让我感到沉重，我似乎在这个堵车的几小时里明白缓慢行走的时光，只不过让经过多所处境显得无比的平庸，从而交付给了一个时代的价值：敬畏与文学。这一次不同寻常的阅读体验。也许首先是一场有关生活的教诲。

7、对这本书产生兴趣的时候，它还没有诞生。5月初的一天，偶然看到对它的介绍，一个年轻作家对一位老作家的拜会，老作家是我敬仰的《沙岸风云》的作者朱利安·格拉克，我读过他的书，也知道一些他的经历，这一切构成我的崇敬之情。我想更多了解他的生活，因此对这次朝拜之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得知它5月底面世，急切盼望着。5月28日傍晚，我去书店一趟，没有发现它的踪迹。整个6月，它都没有出现，我有点绝望了。似是而非的介绍靠得住吗？7月初的一个晚上，我终于看到它踪影了。直到深夜我都在看它的书影、介绍、译者序、出售的书店，生怕它消失了。第二天上午，我匆匆忙忙赶到书店，在一排排书籍之中，终于看到它了。我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本，买下。当我坐在回家的汽车上，冥冥觉得自己就是卢瓦河畔朝那位虔诚的朝圣者，不是勒吉尤，是我。很快看完了那本小书，它没有让我失望。勒吉尤的语言像卢瓦河的流水，清澈、透明、微风掀起涟漪、阳光撒下光斑，

《卢瓦河畔的午餐》

光与影的组合，美妙而动人。诗与思的跳跃，诱人神往。晶莹剔透而又深沉凝重的语言，像冬日的卢瓦河上冰冷的白光，没有比这更适合描述这样一次旅行。感谢勒吉尤，感谢吴雅凌，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我不大可能拜会那位令人尊敬的人，这本书给了我一次缅怀的机会。

8、我化了好久才读完勒吉尤的这本书。这书一连好几个月都在我身边，有时在枕畔，有时在随身的包里，有时更在车里。这本书没什么情节，只叙述了那一次令人迷醉的朝圣，两次火车之间短暂的几个小时，朱利安·格拉克，一个萦绕在作者幼年以来精神世界中的文学伟人。译者吴雅凌的译笔风神卓越，美妙的文字让人回味无穷。在无论怎样的天色或心境里，片段的阅读都能带给人沉静和洁净的感觉。而且因此想起了很多其它的造访之旅，从古时候伯牙子期高山流水的神交，到徐志摩散文里对曼斯菲尔德府邸的回忆。徐志摩曾这样描述：“所以我那晚和她同坐在蓝丝绒的榻上，幽静的灯光，轻笼住她美妙的全体，我像受了催眠似的，只是痴对她神灵的妙眼，一任她利剑似的光波，妙乐似的音浪，狂潮骤雨似的向着我灵府泼淹……”勒吉尤对那几小时的描述，另有一种动人魂魄的力量。

9、一个老人，一幢比他还古老的房子，和一条比房子还古老的河。“学习阅读便要如此，要熔于熔炉之中，要学会狂热和灼烧。要懂得欲求这样一种缺失，这样一种门槛尽处的昏眩。”（似乎对于任何事物的狂热与执着都是如此，描写的那样一种昏眩感很贴切）“什么也不会发生了，这恰恰就是文学，无论圣职使命如何强烈，闯入者或送水者如何强大。什么也不会发生了，但这种受弃却可能使人愉悦，可能充满了各种影响，充满了燃烧不停的凝固物，充满了冰雪和海星，充满了糝斗菜和祭祀品。什么都不会发生了，必须进入这不断受到惊扰的耐心，这使人仿佛是触摸到了门槛。身体、偶像、不可接近的性、化入文字的奇迹的张力，这如同一种无边的饥渴的耐心。”（这是长长的一段极其出彩的文字。好吧，也许它并不出彩却令我震撼，终于感觉到了排比句的威力了。“什么也不会发生了”这样的感悟不仅是对文学，更是对其他很多领域。敬佩作者这样认清现实而又义无反顾的人。那些有着幻想义无反顾的人天真的可爱，那些堕落于现实中的人鄙陋污秽，世间又有多少认得清现实而又义无反顾的人呢。那样的勇气很难找的到吧。刚看到这本书的这段文字就想把它送给BB，但是现在早已没有立场说那样的话了，只希望她的热情能一直灼烧~~~~~）

10、文字，评论，书籍，从来没有什么是写给别人看的。这短短一百页，他写给自己。与我们无关。自说自话，近于强迫症一般，不时流露对格拉克的景仰，丝毫不吝惜，甚至不担心流于溢美之辞，已成赞颂和祈祷。没有目的，只是重复自己的信仰。人脉。未来。这些真的重要么。为什么。对于谁。当伽利玛拒绝格拉克的手稿，他便将一生的作品都交付给了一家名不见经传到连中文译名都没有的家族出版社，他们默默制作书籍，就像一棵树，根系和枝叶牢牢附着于每个时代，安静认真地孕育一颗颗果实，年复一年，不急不缓。有限的养料，没有肥料，也没有化学制品的味道。我们叫嚣着拼搏，却搁置那一切真正爱到发烫的事，因为在路上，它们是琐事。在心里说，等我，等我真的自由，那一天，我将为你们停留。然而最终不过是，它们终究没有等到我。或许离开了就不再回来。或许它们已经风干，痛楚到嘶哑。而我们只能在路的尽头，哭泣。也许有一天，我可以站在卢瓦河畔，对这本书做一次精神上的瞻仰，却发现它只是平淡无奇的一条河。无妨。神经攀附在实物上，如同藤蔓，只有自己看得见。当一个人无视别人的评判，活在自己的感官里，鄙夷或嘲笑几乎不可避免。文人没有桃花源，他们已经绝灭。或者文人真的有桃花源，因为我们的时代，再没有这样的人。有一天我珍惜的那一切以血液的形式汨汨流出。它们离开了我。像一场盛大而沉默的迁徙。于是我退化，瞠目结舌。回来吧。我的手写时代。我的笔墨王朝。格拉克，如果只有时光能将灵魂打磨成这样暗哑圆润的色泽，那么我愿缄默等待一生。

11、此书是巴黎丛书白色系列的第七本，分为两部分：卢瓦河畔的午餐和格拉克笔记。看完这本书，可能仔仔细细的话顶多也就是五六个小时。可是真正要理解他们谈话的内容，其间涉及的法国作家，戏剧家，诗人，恐怕需要比五六个小时多得多的时间。好在勒吉尤，这个对格拉克无比崇敬的作者，从不给我们专业知识方面的压力。他写下的这篇优美的回忆性散文，似河水般缓缓流淌，充满着浓郁的自然气息。勒吉尤造访格拉克，于是格拉克邀请勒吉尤在卢瓦河边的餐厅共进午餐。情节这般简单，但他们的谈话无所不包：解读布勒东、图尔尼特、阿拉贡；说巴黎的出版商；说密特朗和爱丽榭宫。他们说着说着便忘记了时间，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投身到比时间更长久，更永恒的事物中去了。这顿午餐既比想象中的漫长有超乎意外的简短。格拉克的率真——老人所特有的固执和坚持；勒吉尤的悉心倾听——他的感想乘着翅膀在卢瓦河上飘，都使这次访问的内容极大地丰富了。饭后勒吉尤在河畔独自漫步，万千的思绪更是如烟花般在脑海中绽放。也许拜访过后，他发现在格拉克的研究方面又诞生了许许多多新的感悟。读过《卢瓦河畔的午餐》一书的人，十分有幸透过纸张与他共同分享。而

《卢瓦河畔的午餐》

卢瓦河，我想，这样一条终年不息的河流，不会为外界的永无止境的变化所动，却可以因在她身边发生的一次谈话而精彩。见证了一位享誉文坛的大师和其后来者的思想交流，从这方面而言，卢瓦河是不是可以称得上是无比的幸运呢？内容独一无二，文字自然也无可挑剔。——有一阵子，他们的谈论把我从天马行空里拉开，在他们的年龄，我也曾去了阿姆斯特丹，发现了伦勃朗与凡高的宝藏。运河的死水。北方的文字。那调色板上的毒品，我从此不曾离开过。——酒上来，他举杯说：“祝你健康！”我听他说出这样平常的祝酒辞，感到无比惊奇。这些套语曾经堪为一个年代的象征，如今他们的意义已为习惯所掏空。——然而在梦想的边缘，从此还存在着一点火星。他必须看着它。这点火星一旦熄灭，整个世界就要被带进死亡的无遮之中。读到这，已经心生向往。而“他的流浪有点迷失方向”这句，更是唇齿留香，犹如沿街风景中最亮丽的一抹颜色。之后的“格拉克笔记”撷取他晚年随笔式的创作，谈了文学，谈了艺术，谈了生活。风趣幽默中不乏深邃思想。毕竟是快百岁的老人一生所积累的想法，异常珍贵。合上书，看着白色简朴的封面和装帧，觉得它最适合高尚的灵魂寄宿。因为他们无须任何的装饰，即使在这个纷纷扰扰的被色彩个性填满的时代。

12、一座宁静之城，一所临河的祖传住宅，一位大作家隐身于此。作者青年时就以格拉克为偶像，数十年而热情不减。由最初的纸上笔谈到对坐相酌，两个心灵几番聚首。聚首中，总有对话，回忆，读书，写作皆是内容。一切如此迷人。筵席散尽，谈笑已停后，作者沿河畔散步，与此同时，思想也展翅飞翔。他认真回顾写作的意义，思绪散发，感慨万千。最后的离别来临时，不带伤感，默默挥手致意，或许是最后的相见。笔触细腻隽永，不失为优美的散文。

13、文：[英] 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 译：刘雯 小说家既然是知识分子，写书的人，就应当对当下文学界的事态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种看法在本世纪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至少在学术界如此，我收阅的某些信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们想当然认为我对现代小说、文学理论以及诸如此类的知识颇有见解，实际上我在这些方面要么一窍不通，要么所知甚少，但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我认为，所有小说家，至少在创作的时候应当被称作列维·施特劳斯的“具有野性思维的人”，不是通常意义上修养完备的人。但是正如这位伟大的人类学家所指出的，这并不是说我们这些原始人不像科学家和其他一丝不苟的人那样追求“某种秩序”，某种中规中矩的生活方式。只是我们的生活原则，我们行动所依的“规矩”，经常是与理智、传统以及科学分析这些东西不相干的，与塑造这些高尚品质的令人景仰的磨练过程（大学里的那种做法）也没有关系。有些小说家，比如马尔科姆·布拉德贝瑞和大卫·洛奇，无疑也是出色的学者，另外有些人写小说之余也写评论，算是半个文人，就是说，他们听起来像个专家。就我自己有限的个人体验而言，我很难想象有谁写评论是出于纯粹的爱好的，是为了乐趣，或者其他什么高尚目的，而不是因为它能给从事“灰姑娘”职业的人——作家和教师——带来相当不错的额外收入。就是勉为其难从事评论的人，不管怎么说，也对此心知肚明。我自己很少写评论，也总是试图逃离（就像蛛网中的苍蝇）可能会禁锢我思想的文学界，或者文学圈。每次我读到对这种文人雅士的圈子的描写，比如说十七、十八世纪的沙龙，或者今天的高校论坛，总难免心生疑窦，难道真有人乐在其中吗？我一向认为缺乏记忆力（尤其是那种索引式的、百科全书式的、或者良师皆备的那种记忆力）对于写小说的人倒是个极大帮助——实际上，这也充分说明为什么绝顶聪慧的学者和科学家很少能写出好小说。对于一门主观性极强的艺术，过于客观全面的认知会成为可怕的障碍。茹尔丹先生的那种无知倒是小说家的更理想的素质。小说家需要的是那种创造性的记忆力，那种能够在读者眼前再现情景、事态和人物的能力，并不是很多人想当然的那种高度精确的记忆力。每当我听说小说家沉浸在某种“研究”中，心中疑云顿起。小说家的理想素质更接近于一种本真的、浑沌的自然状态，如同一个人置身熟悉的环境时的那种自如状态。我一生都在收藏旧书，如今藏品足够装备一家小型图书馆了。我记不住每本书的位置，但不知为什么，我对自己有哪些书却一清二楚。我或许应当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好让我很方便地找到某排书架某个柜子里的书，这样可以免掉许多劳而无功、令人徒生恨意的搜索工作。但我是个小说家，我存放书本的零乱无序状态对我更合适，我写书的时候也是如此。总之，我远没有那种对名称、标题、日期等等细节都记录无误的记忆力，而这正是每所大学都极其重视，并要求每个学生都能掌握的本领。我在牛津时参加的一次法语期末考试简直是一场梦魇，考题是十六世纪的法语语法理论。听课和课外阅读已经让我不胜其烦，我对考试连一点准备也没有。考试前夜我借了一个朋友精心记录的笔记，第二天早上考试时把那些内容照搬到考卷上。过后就把这些全忘了，到今天还一直处在对这门学科的蒙昧状态中。不用说，在攻读这个毫不起眼的二等学位时我唯一一个得到A的科目就是十六世纪的法语语法理论。我说这些，是为了提醒诸位，尽管我乐于承认我受到了法国和法国文化的影响，我对战后的现代法国文

《卢瓦河畔的午餐》

学及其理论见解无多，就像对十六世纪的法语语法理论所知甚少。这些对我并无多大意义。我只零星读过德里达、拉康、巴特等等大师的著作，而且这不但没让我开窍，倒让我更困惑沮丧了。我还认为——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落后——二十世纪的许多法国文化现象是在一种邪恶的德国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这种影响如同一片阴影，在十九世纪后期悄悄爬过这片国土，笼罩了、模糊了、折损了一个传统更为久远的文化特有的清澈、机智和优雅。我承认我对这种纯净的文化传统如此依恋，主要是因为不理解这片飘来的阴云的深意，而这阴云在我看来就是从上述大师的文字中生发出来的。我怀疑就算我是法国人也未必能了解其中奥妙。既然我不是法国人，这一切现象就更显得费解。我不能了解其中含义，而且我跟爱尔兰人的处事态度一样，就算我能了解，也不愿去费神去想。许多年后，我才认识到英语和法语在语言使用上，或者说修辞上的天壤之别：隐喻思维对前者有深远影响，后者习惯直白的表达；前者用理性、形式和概念看待生活，后者则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来接受之；前者的用词如同代数语言一样抽象，后者的词语则是实际的，如欧几里德的几何图形一样直观；前者如同花园中精心栽培的三色堇，后者则像列维·施特劳斯所言，是“野生的三色堇”。不用说，比较语言学家对我这样的粗陋分类方式会大感愤怒，会纷纷指责我，那我只好用这本书的副标题作掩护（注：这篇文章在塞瑞·克罗斯勒和伊安·斯莫尔主编的《英国和法国文化关系研究——想象法国》中初次发表（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1988年）。作者1994年写了一篇关于克莱尔·德·杜拉斯的短篇小说《欧瑞卡》的文章，这里发表的文章结合了其中部分内容。）。我对两种语言的区分也许有误，但这是我对法国的想象，对法国的认识的重要一部分。我读法语的文章时，对它的句法和语法了然于心，但我毕竟不是法国人，不可能自如操纵两种语言，我常常不能领会一篇文章最终要说什么，即其确定的含义。跟每个作家一样，我读本国语言写成的文章时，往往参照一个想象中的文本，其用词用语也许可以代替眼前文本中的内容，而在法语里我没有这样的同类词表。在实际生活中，这倒并没有让我很烦恼。我自己把它称为一个“幽灵”，每当我跟法语打交道时便出来作祟。但是凡是老房子都闹鬼。在我看来，对事物充分理解，又不能完全明了，这点神秘正是其精彩迷人之处。我并不希望法国在感情上或者思想上都不再令我陌生。彼此理解，然而又有疏离，这种情形在我看来正是一切长久真诚的感情的精髓所在，情人相处，两国外交概莫例外。我想两国文化的天壤之别在“新小说”这桩事情上体现得最充分。人常说好酒只宜当地品，这便是典型一例。“新小说”的主将罗比·格里耶和密歇尔·布托的理论阐述非常清楚有力，但在我们这些落后的英国佬看来，除了几位高手，大部分作品，也就是他们的实践成果相当沉闷乏味。作为法国的一员荣誉公民，我并不认为我读过的每一本“新小说”都如此不堪，但是我身上还有喜欢论理的英国人的一面。按照“他”的观念，新小说的实践很不成功。小说家也许可以拒绝在小说中涉及政治道德话题，但是不能指望读者也这么想。1981年我去巴黎时，从各方的反应察觉到，跟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一样，新小说已经过时了，现在的法国人已经无暇考虑这些旧花样。现在流行的是讲故事，一度被弃之脑后的巴尔扎克式的叙事方式又重新被捡了起来。（一个文学记者冷静评价道，“他们曾经一不留神埋葬了自己，而不是埋葬了他。”）我告诉他们不少英国人和美国人还在关注这些理论，他们不屑一顾地耸耸肩，潜台词是：可不，盎格鲁—撒克逊人总这么落后。1981年的时候谁都知道（包括密特朗先生）在世的最伟大法国作家是朱利安·格拉克。对此我并无异议，而且认为他在英国至今籍籍无名是件可悲的事，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学术界有时候真是心神闭塞，认识不到有些运动，有些理论只有在本土文化，本国语言环境中才能生存，遑论其实践和发展了。我可以引进葡萄藤，可以引进勃艮第和罗纳山谷的种植和酿酒技术，但我还是不能酿出一模一样的美酒。知识分子们欣赏法国理论的精深、复杂和玄奥，但是恐怕我们写小说的人对此不以为然。让读者迷惑、生烦，我以为不是写作之道，正如今天很少人能接受解构主义的某些极端理论。要是按照它们的逻辑，人们简直没有必要再写作。有一次我的写作计划简直成了出版商的噩梦。实际上我真的动笔了，我要写一本半是英文半是法文的书。当然我的法语写作能力远不能胜任此项任务，但最终扼杀这一念头的，是由于我还做不到在两种文化中穿行自如，不能充分表达对两种生活的观察和体验。我最近几年为国家剧院翻译了一些剧本，当中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浅表的意思很容易翻译，但是我认为在表达深刻含义时，两种语言永远无法完全契合。我在自己的镜像中，也就是在自己的法文译本中就看到了这个问题。安妮·索芒特翻译了我所有的近作，她的英文很棒。而且她本人也是很有才华的小说家，已经出版了好几本法言小说。我知道，有她做我的作品译者，我已经很幸运了。几年前她因为《丹尼尔·马丁》获得一项重要的翻译大奖时，我很为她高兴。但是她对我的文本中某些难点的译法还是让我初读之下难掩失望，因为有些英文表达中的微妙之处没有表现出来。另外，有时候她为了说清楚，不得不用冗长的表达（这种情况相对较少）。她对我作品

《卢瓦河畔的午餐》

的处理常让我有些看法，但我这样说这并不是让安妮难堪，其实这是令我自己愧疚的一件事。我到现在对法语和法国人都不甚了解。1946年我在牛津新学院读书时，很幸运地成了莫林·托马斯的徒弟。很快我发现其他学生很嫉妒我们的好运。他当时年轻、敏捷，待人友好，有一种拉伯雷式的幽默感。当初我是去读法文和德文的，但是与莫林相比，我的德语老师们黯然失色。第二年我总算放弃了德文（尽管我现在时常感到后悔）。当然我还有其他法语老师，但在莫林面前，他们也相形见绌。其中一位艾妮德·斯塔克伊博士当时在教员中相当出名，在整个牛津也颇具声誉。我算是个异数，从来不怎么喜欢她。她的法语发音很奇怪。有一次我带一个法国朋友来听她的讲座，当她开始朗读兰波的一首诗时，我的朋友满脸困惑地转头问我：“这是什么鸟语？”还有一位讲“拉辛作品中的激情”的拉德勒老先生，他讲课实在是毫无激情。（后来在法国，我听到纳达尔讲高乃依，他的风格恰好相反，就像法庭上一位声色逼人的大律师在一帮由入迷的学生组成的陪审团面前慷慨激昂地为一起激情犯罪的案件辩护。）随着课程的展开，我和一个朋友目睹拉德勒先生的听众人数急剧减少，最后仅剩两位——就是我们自己。此时我们认为我们俩必须坚持到学期结束，这是我们的道德义务。我们也确实坚持到底了。那时我们很讨厌花时间学习古代法语和法国古典文学，大多数人认为这毫无意义，认为（想当然地）这主要因为阿尔弗雷德·埃沃特爵士是系主任，是他让我们饱受其苦。惭愧的是，过了好多年我才认识到这是我们所学课程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对写小说的人来说，尤其如此。要是当时有人跟我说，有一天我会把玛丽·得·弗朗丝的一个新译本介绍到美国（70年代我所做的一件事），我准会觉得好笑。我在自己的处女作《收藏家》开头引用了《维基的贵妇》的一句话作为卷首题词（注：Que foors aus ne le sot riens nee（“除了他们没人知道。”）），希望藉此表达我对法兰西古典文学的敬意。我现在时不时还会读玛丽的作品，对她爱意重燃。她与我相隔遥远的时空，但又似乎伸手可及。后来莫林帮我进入伍德斯多克路上当时新创立的法国大楼工作，其时亨利·弗卢舍是那里的主任。每个房间都有名画装饰，有一年雷泽的画伴着我入眠，他的大作就在我头部上方的墙上。那儿的饭菜也比牛津大多数饭厅要好得多。我们每天跟弗卢舍和他迷人的法国女管家进餐。按规定我们在餐桌上必须说法语，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折磨，因为当时的教师并不把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法语当回事（艾妮德·斯塔克伊博士就是一个典型）。经常有些法国贵客造访，比如作曲家达里乌斯·米约（在那唯法语为尊的饭厅外面讲讲英语让他很觉开心），他一到场，我们就不需要为餐桌上的法语文化做贡献了。有一次，桌上贵宾是一位穿着童子军短裤的古怪的小个子，有他在场，餐桌上必须说法语的规矩就被打破了。我们知道他是“那地方”（剑桥）来的什么教授，但不知道他的底细。午饭过后，在外面草地上，一群英语系的学生把他围在当中，叽叽喳喳，兴奋地说个不停。这就是我跟大名鼎鼎的里维斯博士的唯一正面接触，但是随后我到剑桥参加了几次研讨会，感觉很愉快，对他更觉亲近了几分。对弗卢舍我们都有几分敬畏。最近我读了一本库特林写的小说体的回忆录，讲的是19世纪法国骑兵营的生活，篇名有几分讥诮：《骑兵营里的乐事》。我读时有种很奇怪的感觉，里面说的事情总让我联想起当年在法国大楼里的生活。这跟弗卢舍当然没什么关系，在严肃外表之下他是个很和善幽默的人。也不是当年那座大楼里精致典雅的生活让我这样联想。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在那座大楼里，我们置身于一种外国文化氛围中，似乎远离“故国”，言谈举止都显得笨拙、幼稚，就像参加一支远古军队的新兵一样。现在的学生很难明白我们中的大多数当时对真正的法国有多么无知。战争无疑是一个原因，把我们和欧洲大陆分开。后来，因为服兵役，我们又推迟了上大学的时间，因此那时我们大多已经过了正常的求学年龄。当然，我们假期会去法国旅行，但一般是和英国的朋友一起去的。对我们来说，法国是个外国地方，到那儿去还是有点像冒险。我们和法国学生偶有接触，但和其他法国人几乎没有任何来往。有一年，由于偶然的机，我到一家法国酒厂帮工。我的任务是加工葡萄，这是我做过的最累最无聊的一种工作。我们简直没法睡觉，因为从较远的葡萄园里开过来的卡车到得迟，随时都可能轰轰隆隆地驶进厂里，我们不得不爬起来接应他们。我对脏话的认识在那几个星期里突飞猛进。我们把加工好的东西灌到坛子里，这些经历让我对那种酒从此不敢问津。离开的时候，我在附近路上搭了一辆雪铁龙。开车的是一位里昂来的百万富翁。跟一般的有钱人不同，他是一个和蔼的老绅士，心脏有点毛病。他正在找人到他停在附近科利乌尔的游艇上工作。那是一条只有十吨重的小艇，看起来不像百万富翁的东西。还有个朋友跟他在一起，一个巴黎来的女人，已经嫁人了，但看起来很年轻。那几个星期，我差不多只和他们俩呆在一起。跟酒厂地狱般的生活相比，我简直像到了天堂。M，就是那个巴黎女人，也让人难忘：容貌出众，为人非常坦诚。她经历丰富，尤其在抵抗运动时期表现得很英勇。我当然爱上了她，她只比我大几岁。她给我的唯一回报是让我做她的知心朋友，以及她的嘲笑对象。她告诉我抵抗运动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她既爱自己在

《卢瓦河畔的午餐》

巴黎的丈夫，也爱眼前这位举止文雅的富翁（只是永远不可能爱我，我对她的那种青涩的爱显得那么可笑脆弱），她对生活的种种感受，英国人不可救药的天真，她那些资产阶层的法国同胞有多么自私。她的左倾思想是鲜明的，一如她的饱读诗书也是出了名的。她所涉猎的并不仅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作家的作品，比如加缪、萨特和阿拉贡。她有着几乎灼人的坦诚，尤其是对自己缺点毫不掩饰，她幽默，有时情绪化，有时言语极尽讥讽之能事，让你无地自容。所有这一切都让人目眩，令人着迷。她就像我曾经在书中读到过的某种精灵，而这精灵又奇迹般地落在凡间。从那以后，每当我读到书里那些法国女杰的事迹，不管是圣女贞德，还是费德尔、安提戈涅，我总好像看到她的面容隐约闪现其中。M并不代表玛利亚娜，但在我心中，她就是法国的象征。迄今为止，她和莫林是我对法国的认识的最好的老师。

离开牛津后我到法国的普瓦提埃大学教了一年书，被聘为英语系的讲师（这一次又是莫林·托马斯为我举荐）。头衔上我是个讲师，实际上我就像个公立中学的助教，而且很不称职。撇开其他问题不说，是普瓦提埃的工作让我意识到自己对于英国文学的知识是多么匮乏。奇怪的是，我那一年读的主要是英语的书，而不是法文书。我跟英语系的主任相处得不好，但是跟一位副教授L先生却颇为投缘。他远比我博学广志，思维敏捷，对于教学的态度更为严谨端正。我们常常结伴去附近利居热的修道院听素歌演唱。我闲暇也去城里的基督学校教课，但是法国天主教的精神对我影响更深，克洛岱尔之类冷冰冰的说教读来总让我生厌。

多年后，我接触了格拉克的作品，这才知道他曾是L先生（他就是格拉克作品《大写字母》中的L的原型）的好友。这位杰出的L先生后来遭遇坎坷。我对他的记忆迄今宛然。我结识的那些法国学生也让我怀念。我一生最大的爱好之一是与自然亲近，是这些朋友带我到普瓦图和旺代，让我领略了法国的自然美景。在普瓦提埃时，我有时和朋友结伴去郊外观鸟，还常常临时起意出发捕猎。比起学术活动，这些经历给我的印象要生动愉快得多。布雷那是自然主义者的圣地麦加，而那些人间美味，像奶油鳕鱼，皮诺甜酒贻贝，还有艾吉永岸边数不清的牡蛎，让我回味不已。卢瓦尔的黄油调味汁至今仍是我最喜欢的沙司。那里的美酒，尤其是昂热东边盛产美食的萨沃尼尔一带的极品，依然唇齿留香（在我临别人间时，我只愿有一杯烧丽夫人的实流酒在手，你们只管喝梦拉榭好了。）直到那时我才真正开始认识到法国乡间的好处。但是我接下来还会讲到这些的。

我在普瓦提埃的一年将尽，何去何从让我犯难。我向莫林·托马斯和L先生打听信息，所获不多，能够确定的是：我做不了称职的教师，水平远在众人之下。我在普瓦提埃已经开始写第一部小说。以我初学者的眼光，我也知道它很不成功。要成为真正的小说家我还需要长期磨练。教职对于潜心修炼的作家来说是相当有利的职位，他可以有时间从事“兼职”活动。但它又是个樊笼，因为这位教员若以工作为重，必无心创作。我申请了希腊一所名字听来古怪的大学的教职，在学术发展上这显然是死路一条。这时莫林写信告诉我，他听说温彻斯特大学有个法语教师的空缺，他愿意出面推荐。我面临着最后抉择：是去温彻斯特，寻求一份四平八稳、还算不错的前程，还是去希腊，放逐自己，远离牛津以及英国所代表的一切呢？

我最终去了希腊，部分原因是当时流行的纪德“自由行动”思想和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但是还有另一层考虑。总之当我最终回到英国时，我依然沉湎在希腊的氛围中，法国似乎已经是一段遥远的往事。法国重回我的视野，是因为我偶然认识了一位古籍商。汉普斯代镇上离希思街不远有家弗朗西斯·诺曼书店，其杂乱无章是出了名的，到处堆放着尘灰满面的书籍，随便让哪个过路人一看，心里准想这些懒洋洋的旧书商看来都是这么做生意的。我们这些到里面淘书的人却很快发现自己来到了爱书人的天堂。弗朗西斯·诺曼看上去有些害羞，却是个出色的学者，为人很有趣，简直像书商里的一位王子——我或许该说他就是那位慷慨助人的梅塞纳斯，因为他开的价钱经常低得荒唐。跟他结识几年后（就是我离开汉普斯代很长时间后，我还是参考他的图书目录），我们的谈话方式变得很古怪，不像是古籍书店里会听到的那种对话。我会递给他一本我刚翻出来的稀罕物，比如说投石党时期流传下来的攻击马萨林的小册子，这种书在伦敦的其他书店至少要值五镑。

“说真的，你不能一镑就把它卖给我。” “边都卷了。也不值得编进目录。” “拜托，这书还挺完整，一点都没破损。” “我真的不想再要更多了。” “这太荒唐了。你也知道我现在不是个穷教员了。我完全可以多付点钱。” “那么，好吧……我想……如果你一定要……我也不知道……要不就一英镑五十便士？”

有时候他不和你讨价还价，他更愿意看到书归良主，那会让他觉得很开心。有一次我用了大半个下午向他证明我配得上夸美纽斯的那本书，我知道那个伟大的捷克人是个天才，还知道他是欧洲教育界的泰斗，等等。总之，我向他证明我会尊重爱惜这本书，程度不在他之下。他那里有很多法语书，这些书，或者说我买下的那些，带我重回法国的怀抱。但是我在那间书店所认识的法国是任何大学都不会让学生见识的，也不是伟大作家或者经典名著所描写的。我读的东西五花八门，包括名不见经传的诗作

《卢瓦河畔的午餐》

，不入流的剧本，湮没无闻的传记，过时的神学或者政治辩论稿，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审判记录，野史杂记，等等。这些年来，从这些旧书中我还是颇有收获的，虽然我的收藏品会令那些自视品味高雅的收藏人士掩鼻侧目。我对那些鼎鼎大名的“初版书”没有一点兴趣，但是许多东西自从问世以后就再无人问津，这些“初本”才是我搜求的。我在弗朗西斯·诺曼书店的一桩不起眼的意外收获促成了《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创作：克莱尔·德·杜拉斯写于1824年的《欧瑞卡》。书中没有对作者的介绍，我也从没有听说过这本书。书页已经发黄，我为它付了五先令，并不指望它能给我多少回报。我肯付这五先令，还是因为一瞥之下，开头的一句话让我有点兴趣。我在这间书店淘书多年，培养起了我对叙事文学的爱好，不管真实还是虚构的都令我入迷。对我而言，这是小说艺术的精髓。《欧瑞卡》直截了当的开头方式吸引了我。但我还是抱什么幻想，我以为这一次又买了一本马蒙代尔风格的、沉闷乏味的中篇小说，意在说教，又带着点浪漫主义的风格。总之，就算对我这样向来兼容并蓄，口味庞杂的藏书家，买这本书也是毫无意义的浪费。我把这本八开本的、有绿色大理石花纹封面的、用黑色小牛皮包边的，有点破损的小说带回家，坐下来翻看，想要证明我的猜想是对的。开卷不久，我就知道我遇上了一本堪称杰作的小说。我很快把这本书重读了一遍，这些年又多次重温。如果说感受，那就是我对《欧瑞卡》的敬意与日俱增，我自己也没料想到会这样。我给《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人物取名字时很随意——当时是这么以为的。但是，在打印稿已经送给出版商几个月后，某一天我重拾《欧瑞卡》，吃惊地发现查尔斯也是这部小说男主角的名字。这让我陷入了思索。虽然我可以发誓在我写《法国中尉的女人》时，从来没想起这个非洲女孩欧瑞卡的形象。但是现在回顾之下，我得承认她一直活跃在我的潜意识中。只在两种情况下我承认自己受到了经典的影响。马里沃是我一直深深喜爱并且为之着迷的一位法国作家。而我从孩童时就热爱的，重读过无数遍的一本小说是阿兰·傅尼耶的《大个儿莫南》（一译《故梦》）。我知道它有不少瑕疵，但它的影子终生追随着我。傅尼耶的生活经历让我一次次去探访索洛涅，去追寻他的足迹：伊芙娜失去的城堡，南塞城里瑞姆鲍特叔叔的店铺，艾皮内耶学校那间小小的阁楼卧房。我现在知道自己的写作受过哪些影响，但是还没有哪一个像这部小说这样对我的影响如此深远。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我很少有机会回法国。这段时间里，弗朗西斯·诺曼书店对我的意义非同小可，那里读到的书构成了我心目中法国的形象。实际上想象的成分更多，而且我想象的很可能只是法国旧时的模样。在那之后，我差不多每年都去法国——或许我应该说去“我的”法国。我的法国里没有城市（特别是没有巴黎），没有博物馆，没有图书馆，没有城堡，也没有高速公路——除了傅尼耶等寥寥几人，也没有文学上的联系。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和从前在那里相识的人都失去了联系，所以也没有法国朋友，我说的是人类意义上的朋友。我的法国是由许多无名的乡野组成的。我热爱那些小村镇，偏远的乡村，越偏远越好。还有一些村庄，尤其是卢瓦尔河弯南面，散落于从南特到内韦尔这一段的村庄，我不是第一次游历，而是多次重访，比如旺代，克勒兹和维埃纳的山谷，还有从奥弗涅到喀斯和塞文之间的一带。我对这些地方的角角落落比起对英国的许多地方要熟悉得多，而且觉得法国不管在何种意义上于我都不像是个外国。它在我心中印象太深了，和我这样惯于“野性思维”的人脾性相投。朋友们不明白我跟妻子为什么不索性常住法国，或者至少在那儿买座度假别墅。但是个中乐趣正在于（迄今依然如此）跟法国保持这种漫游式的、时不时造访的随意关系，这样我可以有机会欣赏到我心中乐园的多姿多彩的面貌。伊丽莎白去世前一段时间，我们就享受着这样的假期。我们重访了努瓦尔和拉尔扎克高原区的植物园，靠近米约，那是我们一直喜爱的几个地方。听起来也许有些奇怪，一个作家度假时只是热心于寻访奇花异草，但是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大多数英国自然学家都知道，法国得造化钟爱，拥有数不清的珍稀植物品种。我到得此处，如同一个馋嘴的孩子得了在糖果店随便挑拣的自由。）看望过那些珍贵的兰花后，我们又去寻访塞文山中的一座桥。1702年，有个神父就在这座桥上被人残忍杀害：在荒凉的高地上的一座桥，在一个六月少见的阴郁的晚上。桥的一端就是那位神父曾经的住所，如今开着一家礼品装饰店，老板娘听说眼前这个疯疯癫癫的英国佬对这么个小地方，对这么一桩陈年旧事感兴趣，显然有些奇怪。我们聊了一会马泽尔对这件事的描述（他当时就在此地）。她读过这本书，但是没看过马里昂或者庞波洛写的东西。临了，我在她那儿买了一罐当地人自酿的香甜的蜂蜜。这样的氛围让我陶醉，早晨被芬芳的鲜花（大花头蕊兰和长叶头蕊兰一并生长，我还没见过）环绕，夜晚置身于一桩神秘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这件事一直让我满怀好奇，因为正是它激起了新教运动），这就是我热爱的法国。但是让我一再重回法国的，并不是自然学家的爱好，也不是出于对历史事件的一时好奇。原因要更深入一些：如果不能经常沉浸在这种氛围中，我会感到生活毫无美感。前面我提到对格拉克作品的喜爱。这当然是因为我喜欢他的细腻的笔调，比如《流沙海岸》、《林中阳台》（这是

《卢瓦尔河畔的午餐》

我购得的二战小说中最物超所值，最精彩的一部），还因为他在《大写字母》和其他文章中对法国乡间的描写。以前没读过他的作品，连他的名字也没有听到过。那时我对卢瓦尔河的某一段独有钟情，就是在它的南岸，流经圣弗罗朗·勒维埃，巴塔耶勒斯岛和梅勒岛的一段（伊丽莎白和我很早以前就说过，如果我们打算破除规矩，在法国定居下来，就选这个地方幸福度日。这里一度曾是农场，建在用来抵御卢瓦尔河涨水的堤坝上。现在农场已是一片荒芜，不见人迹，成了苍鹭的栖息地，但是每次我见到这个地方，都梦想自己能拥有它）。后来我才知道格拉克也喜欢这个地方，并且像他对圣弗罗朗度过的童年时期一样，在书中（《窄溪》）满怀深情地描写过它。这些似乎不能成为我喜爱他作品的理由，但是我也欣赏他敏锐的，甚至有些乖戾的文学观和生活态度（“福楼拜的作品很奇怪地缺少连贯性”，诚然如是。），尤其是他在最近的《边读边写》表现出的思想的深刻和丰富。我认为这本书是习作者和学生的必读书。我读他的作品，总能感受到一种特有的氛围：厚实的底蕴，怀旧的气息，农民式的朴实与独立，尽管他在其他方面是深刻和复杂的。我是试图通过格拉克的例子，来说明我对法国，我心目中的法国的感情，以及为什么这种情感对我的生活影响深远。不是因为法国的文学，不是那些经典或者现代名作，不是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机智与优美，细腻与深刻，或者丰富多彩。这种情感和政治和社会都无关，也不是因为它的美食佳酿，或者法国独有的细致的生活艺术。如果一定要寻求答案，那是因为这里人们享有广博的自由。这倒不是说人们有很大的选择范围，关键在于，法国给了人们选择的自由。杜·贝莱在他的著名诗篇中列举了他热爱法国的理由，包括那些不为人所推崇的方面，而自由正是这一切的源头。我以为，这正是所有那些生活有几分野性色彩的人的永恒家园。有时候我会设想，如果我不会读法语——尽管我的法语不够完美，如果我不了解它的文化——尽管这种了解不够准确，如果我不对它的自然山川没有这样的感情——尽管这种感情有些片面，那我将会是怎样一个人呢？我知道答案是什么。我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我：没有如此丰富的乐趣，没有如此尽情的体验，对人生的认识也不会如此清晰。

《卢瓦河畔的午餐》

章节试读

1、《卢瓦河畔的午餐》的笔记-卢瓦河畔的午餐

“我偶尔度过了忧郁不堪的白日。”

他重新关好木窗，小心翼翼。他回到家的时候，夜晚将已到来。有那么一小会儿，我想象他一个人在这空旷的房子里，在这些生命不再汇聚的空室里。他的动作让我想起了所有那些我看着慢慢变老的老人，小心着什么东西应该关好，观察着温度计，注意这天气变化。这些无谓的东西，这些无谓的时刻，不可或缺地编织了一个老人的生活。阅读、做梦、灵魂的狂潮、空泛的等待。偶尔地，一扇窗向着经过的世界启开。他说，他就是这样，看看一些本地举行的活动。这样一种生活里的消遣。简朴而规律的生活，仅仅局限于几个房间的生活，卧室，小客厅，其他的则如死去了的终结。偶尔还有人来拜访。如一阵风，当然也是疲惫一场。那倒不是因为要说话，要充当对方心中的那个形象，不是的，而是因为还要收集、恢复那些记忆、日期，那一次次创作与生命求索的因素。智者相信自己已然远离，如今却还要搅浑这一切。仿佛他在这些充斥着记忆的空屋里，早已停止历险。

2、《卢瓦河畔的午餐》的笔记-第53页

我偶尔度过了忧郁不堪的白日。
——嗯哼，我也是，比如今天。

《卢瓦河畔的午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